



一剑飄香

神捕·情俠系列

一劍飄香

(下)

(台灣) 古龍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康 英

封面设计：环 玉

一剑飘香（下）

（台湾）古 龙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

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广播电视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12 印张 2 插页 46 万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7-225-00964-8/1·161

定价：9.60 元（全二册 20.20 元）

内 容 简 介

刀最美的是光和血；剑最利之际是遇上另一把剑；人最怕的是交上了外表大忠大善、内里大奸大恶之人。

天下第一剑侠杨树青为揭武林派系纷争和各派高手突遭惨戮之谜，仗剑缉凶查案。他夜探秘府，智涉淫巢，暗访故地，勇闯绝壑……几经狂拼恶斗，巧妙周旋，他终于碰上了最可怕的人和最可怕的剑。

剑，白的清亮，剑光粹映着惊艳灼人的绿芒。

倏然，蒙面人从狂嘲滥笑中静了下来，像一头黑夜的伏兽。

心跳声，急如密鼓；诡如巫鼓；剧如战鼓。

这刹那之间，他知道他是谁了！

蒙面人蓦地像蹲伏的豹子一般遽然獾身扑来……

天下第一剑侠杨树青身形弹起、落下，迅如星火，以极其凌厉、猛烈、不留情的一击……剑气所至，半空中蓬炸起一片血雨和几声犹然未绝的惨嚎……

血花灿烂，血是别人的；剑嗡嗡有声，却是自己的：一把绽开了灿烂的血花、无情的利剑。

原来，武林中那一宗宗骇人听闻血案的罪魁祸首竟是……

许步青不禁听得一怔，黄家和却已忍耐不住了，大喝道：“我可无耐性和你打谜语，我只问你愿不愿带我去巫松罗？”

他虽然已有三十多岁年纪，可是一点江湖经验都没有，尤其做起事来，大脑动也没有动一下。

连山樵隐冷然而笑，地是不再说话。

杨树青微笑道：“黄兄，你不是要去找巫松罗吗？”

黄家和愤然道：“我当然要去找他，还用你再问吗？”

杨树青道：“你何不好好想一想，你刚才对我说了些什么？”

黄家和怔然道：“我对你说得太多了，不知你指那一件事而言？”

杨树青道：“自然是指巫松罗身世而言了！”

黄家和还是听得莫名其妙，不由望着杨树青出神。

许步青忽然插口道：“杨大侠，在下倒看出来！”

他虽然负了伤，可是经过在半阵疗养，这时已好了许多。

杨树青点了点头道：“我相信不会错的，难道黄兄还没有想起来吗？”

黄家和紧紧皱着眉道，嘴里不断喃喃念着，忽然在叫一声，连声道：“阿啊，我想起来，此人善于化装……”

说道这里，他突然把话声一停，指着连山樵隐厉声道：“嘿，想不到你就是巫松罗！”

连山樵急摇摇头道：“你们都猜错了，我怎会是巫松罗

呢？”

黄家和两眼放射凶光，右手把金刀抓得紧紧的，大喝一声，“搜”地一刀劈了过去！

他行事孟浪，想到就做，这一刀又狠又疾，几乎是连肩带头一齐向连山樵隐狠劈过去！

连山樵身形微飘，人已闪了过去。

黄家和一刀劈空，他那连环似地刀法一刀紧似一刀地又攻了过去。

连山樵隐一直人闪让，这时不禁微怒道：“你这人好没来由，为什么无缘无故找我动手？”

黄家和骂道：“罗日照，快还我一家人的命来！”

他攻势越来越紧，刀刀俱不离连山樵隐要害部位，恨不得一刀把连山樵隐劈死。

看来连山樵隐的武功要比黄家和高出甚多，他虽然一直没有还手，可是黄家和连他衣角也没有摸着一下。

黄家和暴跳如雷，这时已然劈出二十多刀。

杨树青皱了皱眉头，叫道：“黄兄，请暂歇一下如何？”

黄家和怒声道：“父仇不共戴天，我非杀了他不可！”

杨树青道：“你杀不了他的，请让兄弟来试一试如何？”

许步青听得心头一紧，暗想以杨树青的声誉，龙形剑派的剑宗更是旷世高手，假若他俩打斗起来，那真是百年难逢的机会，只可惜他们是偶然相逢，若是相约而斗怕不震动天下才怪！

连山樵隐愤然道：“你这人太不知好歹了，假若再不停

手，我可要得罪了！”

黄家和愤然道：“你有什么本事仅管施出来好了，我黄某人若是皱一皱眉头，就不算英雄好汉！”

连山樵隐勃然变色道：“真的么？”

黄家和骂道：“我想杀你都还来不及，那个还和你说假话？”

连山樵隐哼了一声，那根乌黑的扁挑忽然一起，只听“当”地一响，黄家和手上金刀已脱手飞出。

黄家和心头大震，赶紧向后退去！连山樵隐冷冷地道：“你不必害怕，我若要取你性命，老早已出手了！你暂且退过一边去，我还有话说。”

杨树青嗤声道：“罗大人，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呢？”

连山樵隐道：“你们大概都是疯子，为什么硬指我是巫松罗呢？”

杨树青冷然道：“我们一点都没疯，疯的是你自己！”

连山樵隐冷笑道：“我站在这里好了的，说话做事也是好好的，倒是你们行事疯癫，莫名其妙就找人动手，不是疯子又是什么？”

黄家和恨恨地道：“罗抚松，你为人做事就是这么卑鄙，既然来了，为什么又不敢以真面相见呢？”

连山樵隐一听，眼中隐隐露出杀机。

十七

杨树青朝连山樵隐望了一望，倒突然跨上两步。

连山樵隐愤然道：“杨大侠，我相信你会明白一点道理，为什么现在也和他一般见识，硬要逼我出手？”

杨树青摇摇头道：“就事理上来说，你根本就是罗日照的化身，就是我不迫你出手，你也会设法把我杀掉的。”

连山樵隐苦笑道：“我实在不懂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我明明是连山樵隐，你们硬要指我是罗抚松，请问我有哪点像罗扶松？”

杨树青冷然道：“易容之术，人人皆能，你还骗得了谁？”

连山樵隐冷笑道：“原来你认为我已经易过容了？那也简单，我现在就给你瞧瞧吧！”

说着用手往脸上抹去，若按照常理来说，假若连山樵隐是经过易容了的，无论他是用黄蜡或者人皮面具，脸部外层都会脱去，可是连山樵隐一抹之下，他的脸上仍是本色，这不但使黄家和和许步青吃惊，就是杨树青也怔住了。

连山樵隐扫了三人一眼，笑道：“如何？三位都看清楚了吧？”

杨树青点点头道：“看是看清楚了，不过我仍认为你非常可疑，因为我一向在江湖上行走，根本就没有听过连山

樵隐的名号！”

连山樵冷冷地说：“区区乃无名小卒，岂能如你飘泊剑客的大名光照人前，你杨大侠自然不知道我的贱名了。”

杨树青夷然道：“话不是这么说，假如你真是连山樵隐的话，为什么连连山是在何处都说不出来？”

连山樵隐哈哈大笑道：“水天相连，山山自亦能相连，那不就是连山了吗？”

杨树青心中一动，突然把长剑亮了出来。

许步青恍然大悟道：“山山相连，这一山连那一山，如此永无止境的去连下去，岂不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吗！”

杨树青点点头道：“是的，罗日照原本就住在附近，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他自然就是罗日照的化身了！”

连山樵隐嗤声道：“你们都是疯子，我本来想对你们说几句知心话，既然话不投机，一切都免谈了。”

说着，转身下山而去。

杨树青“哼”了一声，道：“想走吗？只怕没有那么容易！”

说话声中，人已飞身掠了上去。

连山樵隐脸色微变地道：“杨大侠，在下的确不是罗日照，你为什么硬不相信我？”

杨树青冷笑道：“我不是说过山山相连吗？那已经够证明你是什么人了，多说无益，杨某要出招了！”

连山樵隐见他想要动手的意思，摇摇头道：“杨大侠完全会错意了，山山相连，那是表明在下随处都可安身，杨

大侠有飘泊之名，难道在下就不能以流浪自命么？”

杨树青怔了一怔，道：“你把连山之名寓意四处流浪，这话说得过去，只是杨某还没听说过江湖上有以流浪为名的？”

连山樵隐点点头道：“不错，江湖上只有一家飘泊剑客的店，别无流浪客的行号，那只怪我声名不著，但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啊！”

杨树青早先认真为他是罗日照的化身，现在被他一连串话锋所逼，信心有些动摇，站在那里要动手也不是，不动手也不是，形状十分尴尬。

黄家和大喝道：“杨树青，你真相信他的话了么？”

杨树青叫道：“是啊！我绝不能被他三言两语就欺骗过去！”

他往常极能自持，此时脑中突然想起黄琬玲的惨死，愤恨之念油然而生，心想他纵不是罗日照，至少也是罗日照的朋友，为了替琬玲报仇，我对罗日照身边的人一个也不放过。

· 他一念及此，长剑已然攻了上去！

连山樵隐怒哼一声，手上扁担挽成一条风圈，迎着杨树青的招式急压而下。

杨树青手腕一翻，剑式一滑而入，直向连山樵隐腕脉刺去。

连山樵隐暗想杨树青真不愧有飘泊剑客之名，剑法飘忽，令人不可捉摸，他心念一转，身子一侧，那一道风圈

在刹那之间扩张了两三倍，把杨树青连人带剑都卷了进去。

杨树青立刻把剑招撤了回来，抱元守一，连山樵隐的扁担距离身边不及五分的时候，猛听他大喝一声，手上银光暴涨，“当”的一声，把连山樵隐招式逼过一边，同时把连山樵隐也震退两步，而他本人不过晃了一晃而已。

连山樵隐暗暗吸一口气，道：“飘泊剑客之名果然名不虚传，来！让我再试一招！”

说话声中，但听“呼”地一声，扁担已横扫而至。

杨树青长剑一挑，看来连山樵隐是想和他再度硬拼一招，不待招式用老，扁担已回卷回来，直向杨树青长剑卷去。

杨树青的招式跟着一变，两件兵器砰然相碰，火花飞溅之中，两人都退了三四步才稳下身来。

连山樵隐摇摇头道：“杨大侠，我输了，你想把我怎么样？不妨痛痛快快说出来吧！”

旁边的黄家和不禁听得一怔，道：“刚才一招乃是平手，你为什么又自己认输了呢？”

连山樵隐望了他一眼，却是懒于答话。

要知刚才一招，两人虽是平手，但因连山樵隐手上拿着铁扁担，分量较重，杨树青手上拿的是长剑，分量较轻，兵器与兵器相触，连山樵隐自然要占很大的便宜，可是现在呢？连山樵隐只能争得一个平手之局，就内力上来讲，连山樵隐自然稳输了。

但是杨树青并没有这样想，他深深觉得连山樵隐是一

个罕见的武林高手，因为刚才一碰，他已用了八成真力，同样的，他也觉出连山樵隐并未把全部真力都施了出来，假若硬要以全力相碰，他自忖虽然能够占一点优势，可是到了那个时候，他手上的长剑最低限度也缺一道口子。

杨树青摇摇头道：“不管谁胜谁败，我现在相信你不是罗日照就是了！”

黄家和大惊道：“杨树青，你怎么啦？”

杨树青道：“你不要管我怎么样？总之我相信他不是罗日照就是，不过他虽然不是罗日照，我仍然不会放过他的。”

黄家和点点头道：“这还像话！”

连山樵隐不解的道：“杨大侠，我不解你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杨树青道：“罗日照和我有不共戴天之仇，见了他本人我固然要索还血债，你既是他的朋友，最少也得留下点记号！”

连山樵隐冷冷的道：“杨大侠，你这不是株连无辜么？”

杨树青点点头道：“是的，因为罗日照这人不但心狠手辣，同时他也居心莫测，所以我连他的朋友一个也不敢相信！”

连山樵隐想了想，道：“你这话也说得有理，不过我现在要把话说回来，假如我不是罗日照的朋友，而是他的仇人呢？”

杨树青一怔道：“你到底是什么人？赶快说出真话来！”

连山樵隐笑笑道：“在下确是连山樵隐，姓王名雪先，

若按照年龄来说，在下起码也要比杨大侠大一半，只是若按照江湖经历来说，在下还是一个初出道的毛头小伙子！”

杨树青暗想他这话说得不错，我在江湖上的确没有听到王雪先这个名子，只是此人行事老练，看来又不像是个初出道的人。

黄家和冷笑道：“杨树青，不要听他胡说八道，他完全是在编造故事！”

杨树青笑道：“暂不管他，听他说下去好了！”

连山樵隐微微一笑，又道：“我说是罗日照的朋友，这话并不是胡说八道，因为罗日照在某一段时间之内，曾是我的师兄！”

黄家和失惊道：“呀！原来你是他的师弟，你们不正是——一丘之貉么？”

连山樵隐望了他一眼，冷笑道：“师兄弟也有反目的一天，你怎么能够胡乱替我加上罪名？”

杨树青道：“你们既曾同师学艺，为什么又会反脸相向呢？”

连山樵隐叹道：“这事说来话长，我若不从头说起，你们一辈子也不会了解，说起来，事情该追溯到四十年之前去了！”

他顿了一顿，又道：“在四十年之前，正是龙形剑派嚣张之际，有一次龙形剑派的剑宗被八大门派以及黑白两道共是五十多名高手围击，他虽然连毙三十多人，可是他自己也负了重伤！”

许步青是最关心龙形剑派之事，他这时伤势已好了一大半，听连山樵隐说龙形剑派过去之事，情不自禁地慢慢走了过来。

连山樵隐叹道：“当他突围而出，回到高风山的时候，人已奄奄一息，后来幸得全派上下合力施救，他虽保得了性命，但伤重成残，人早已不能走动了！”

许步青“哦”了一声，道：“怪不得人人都说龙形剑派的势力正在嚣张之时，为什么反而突然没了声息，原来竟是他伤重成残了！”

连山樵隐点了点头，但却很悲叹的道：“他老人家经过半年多的休养，情知已无法恢复体力，有一天，他老人家把大弟子巫松罗和二弟子王雪先一齐叫到面前，叫他们两人来评评他老人家的功过，巫松罗满口都是赞美之词，王雪先虽然也有恭维之词，但在话中却隐隐认为他老人家有杀戮过甚，谁知老人家一听，反手便赏了王雪先一记耳光。”

黄家和大叫道：“你这个浑蛋师父未免太不讲理了！”

连山樵隐瞪了他一眼，继续道：“他老人家深知巫松罗为人，打了我一记耳光，乃是故意做给巫松罗看的，因为自他老人家成残之后，巫松罗便已显露异心，不时逼迫家师把拳经剑谱交给他，并且要家师让出剑宗之位，家师因见他心术不正，情知若把整个武功都传给他，以后的江湖就更难安宁了！”

许步青点点头道：“令师到最后总算省悟过来，这也是难得之事。”

杨树青卫然道：“王大侠，但不知此事以后又如何发展？”

连山樵隐道：“我那次虽然被家师打了一下耳光，实则家师已暗暗派人通知我，嘱我三更时分再到他老人家房中去！”

黄家和道：“你后来去了么？”

连山樵隐点点头道：“当然去了，那时家师见四顾无人，才坦然对我说，巫松罗乃是旗人，此次来到中原，实有极大的野心，加之他心术不正，所以家师绝不愿把生平武学传给他，而要我继承他老人家衣钵，并且告诫我以后千万不要学他老人家榜样胡乱杀人，我自然诚心接受了！”

许步青叹了一口气道：“难得，难得，请问王大侠，以后的龙形剑派为什么又变成巫松罗为剑宗了呢？”

连山樵隐悲愤地道：“这就要说到我和巫松罗的仇恨了，原来那夜家师对我所说的话，都被巫松罗暗暗偷听了去，他外表不动声色，实则暗中早作了布置，有一天，他藉故前往家师房中问安，乘家师不备之际，猛然出手将家师击毙，然后他做成圈套，却把责任推到我的头上！”

黄家和大叫道：“是的，巫松罗就是这么阴险狠毒！”

杨树青和许步青都听得愤怒不已，尤其杨树青早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满脸都是怒色。

连山樵隐恨声道：“我当时曾和他分辩，怎奈他早已布好圈套，同时还有许多人帮助他说话，硬指我杀师，我有口难辩，就背着杀师罪名被他赶出龙形剑派！”

许步青接口道：“以后他就做了龙形剑派的剑宗了是怎么？”

连山樵隐点点道：“不错，不过他为人聪明无比，接了剑宗之位以后，立刻下令本派之人潜伏不动，他一面勤练武功，一面派人打入到各大派去，而他经过十年苦修，武功已青出于蓝，反比家师扬名江湖之时为高，他的做法与一般人迥然不同，别人有了武功，都向江湖求发展，独有他投身军旅，由于仗着一身武功，无战不身先士卒，终因军功升到九门提督之职。而我呢？自从被他赶出龙形剑派之后，四十年来从未忘记找他报仇，其间我曾找了他四次，由于我的武功和他相差太远，四次都败下阵来，至此我方知要找他报仇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我才到江湖上来走动，准备纠集一批高手，和他算一次总帐！”

杨树青点头道：“罗日照行事已到人神共愤之境，就是王大侠不找他算帐，我迟早也要和他一拼的！”

黄家和大叫道：“杨树青，不管怎样你也要把我算上一份！”

杨树青道：“这是当然，不过罗日照现在非但具有官家身份，同时他属下的龙形剑派个个武功高强，所以我们要报仇必须好好商谈一下不可。”

连山樵隐颇有同感的道：“不但如此，而且他的心腹死党都已打入到各派去了，我们若要行动，还应特别小心才是！”

许步青气愤道：“杨大侠，在下有几句话不知该不该